

史記

中

华

名

著

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



卷三

中华名著

吴樵子 主编

史

记

卷三

京华出版社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原文】

留侯张良者，其先韩人也。卒二十岁，秦灭韩。良年少，未宦事韩。韩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

良尝学礼淮阳。东见仓海君。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为张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良尝闲从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鄂然，欲殴之。为其老，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为取履，因长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惊，随目之。父去里所，复还，曰：“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与我会此。”良因怪之，跪曰：“诺。”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与老人期，后，何也？”去，曰：“后五日早会。”五日鸡鸣，良往。父又先在，复怒曰：“后，何也？”去，曰：“后五日复早来。”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顷，父亦来，喜曰：“当如是。”出一编书，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遂去，无他言，不复见。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良因异之，常习诵读之。

居下邳，为任侠。项伯常杀人，从良匿。

后十年，陈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余人。景驹自立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从之，道遇沛公。沛公将数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属焉。沛公拜良为厩将。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从之，不见景驹。

及沛公之薛，见项梁。项梁立楚怀王。良乃说项梁曰：“君已立楚后，而韩诸公子横阳君成贤，可立为王，益树党。”项梁使良求韩成，立以为韩王。以良为韩申徒，与韩王将千余人西略韩地，得数城，秦辄复取之，往来为游兵颍川。

沛公之从雒阳南出阍辕，良引兵从沛公，下韩十余城，击破杨熊军。沛公乃令韩王成留守阳翟，与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关。沛公欲以兵二万人击秦峽下军，良说曰：“秦兵尚强，未可轻。臣闻其将屠者子，贾竖易动以利。愿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为五万人具食，益为张旗帜诸山上，为疑兵，令郾食其持重宝啖秦将。”秦将果畔，欲连和俱西袭咸阳，沛公欲听之。良曰：“此独其将欲叛耳，恐士卒不从。不从必危，不如因其解击之。”沛公乃引兵击秦军，大破之。逐北至蓝田，再战，秦兵竟败。遂至咸阳，秦王子婴降沛公。

沛公入秦宫，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樊哙谏沛公出舍，沛公不听。良曰：“夫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沛公乃还军霸上。

项羽至鸿门下，欲击沛公，项伯乃夜驰入沛公军，私见张良，欲与俱去。良曰：“臣为韩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乃具以语沛公。沛公大惊，曰：“为将奈何？”良曰：“沛

公诚欲倍项羽邪？”沛公曰：“鲰生教我距关无内诸侯，秦地可尽王，故听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却项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为奈何？”良乃固要项伯。项伯见沛公。沛公与饮为寿，结宾婚。令项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项羽，所以距关者，备他盗也。

汉元年正月，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王赐良金百溢，珠二斗，良具以献项伯。汉王亦因令良厚遗项伯，使请汉中地。项王乃许之，遂得汉中地。汉王之国，良送至褒中，遣良归韩。良因说汉王曰：“王何不烧绝所过栈道，示天下无还心，以固项王意。”乃使良还。行，烧绝栈道。

良至韩，韩王成以良从汉王故，项王不遣成之国，从与俱东。良说项王曰：“汉王烧绝栈道，无还心矣。”乃以齐王田荣反，书告项王。项王以此无西忧汉心，而发兵北击齐。

项王竟不肯遣韩王，乃以为侯，又杀之彭城。良亡，间行归汉王，汉王亦已还定三秦矣。复以良为成信侯，从东击楚。至彭城，汉败而还。至下邑，汉王下马踞鞍而问曰：“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良进曰：“九江王黥布，楚泉将，与项王有郗；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汉王乃遣随何说九江王布，而使人连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韩信将兵击之，因举燕、代、齐、赵。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

汉三年，项羽急围汉王荥阳，汉王恐忧，与郦食其谋桡楚权。食其曰：“昔汤伐桀，封其后于杞。武王伐纣，封其后于宋。今秦失德弃义，侵伐诸侯社稷，灭六国之后，使无立锥之地。陛下诚能复立六国后世，毕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乡风慕义，愿为臣妾。德义已行，陛下南乡称霸，楚必敛衽而朝。”汉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

食其未行，张良从外来谒。汉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为我计桡楚权者。”具以郦生语告，曰：“于子房何如？”良曰：“谁为陛下画此计者？陛下事去矣。”汉王曰：“何哉？”张良对曰：“臣请借前箸为大王筹之。”曰：“昔者汤攻桀而封其后于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项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纣封其后于宋者，度能得纣之头也。今陛下能得项籍之头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闾，释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圣人之墓，表贤者之闾，式智者之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发巨桥之粟，散鹿台之钱，以赐贫穷。今陛下能散府库以赐贫穷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毕，偃革为轩，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复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复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马华山之阳，示以无所为。今陛下能休马无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阴，以示不复输积。今陛下能放牛不复输积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离其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复六国，立韩、魏、燕、赵、齐、楚之后，天下游士各归其主，从其亲戚，反其故旧坟墓，陛下与谁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无强，六国立者复桡而从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诚用客之谋，陛下事去矣。”汉王辍食吐哺，骂曰：“竖儒，几败而公事！”令趣销印。

汉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尝有战斗功，高帝曰：“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择齐三万户。”良曰：“始臣起下邳，与上会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乃封张良为留侯，与萧何等俱封。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余人，其余日夜争功不决，未得行封。上在雒阳南宫，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上曰：“此何语？”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谋反耳。”上曰：“天下属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属取天下，今陛下为天子，而所封皆萧、曹故人所亲爱，而所诛者皆生平所仇怨。今军吏计功，以天下不足遍封，此属畏陛下不能尽封，恐又见疑平生过失及诛，故即相聚谋反耳。”上乃忧曰：“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谁最甚者？”上曰：“雍齿与我故，数尝窘辱我。我欲杀之，为其功多，

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齿以示群臣，群臣见雍齿封，则人人自坚矣。”于是上乃置酒，封雍齿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罢酒，皆喜曰：“雍齿尚为侯，我属无患矣。”

刘敬说高帝曰：“都关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东人，多劝上都雒阳：“雒阳东有成皋，西有殽崑，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侯曰：“雒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刘敬说是也。”于是高帝即日驾，西都关中。

上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大臣多谏争，未能得坚决者也。吕后恐，不知所为。人或谓吕后曰：“留侯善画计策，上信用之。”吕后乃使建成侯吕泽劫留侯，曰：“君常为上谋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曰：“始上数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爱欲易太子，骨肉之间，虽臣等百余人何益。”吕泽强要曰：“为我画计。”留侯曰：“此难以口舌争也。顾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诚能无爱金玉璧帛，令太子为书，卑辞安车，因使辩士固请，宜来。来，以为客，时时从入朝，令上见之，则必异而问之。问之，上知此四人贤，则一助也。”于是吕后令吕泽使人奉太子书，卑辞厚礼，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

汉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将，往击之。四人相谓曰：“凡来者，将以存太子。太子将兵，事危矣。”乃说建成侯曰：“太子将兵，有功则位不益太子；无功还，则从此受祸矣。且太子所与俱诸将，皆尝与上定天下枭将也，今使太子将之，此无异使羊将狼也，皆不肯为尽力，其无功必矣。臣闻‘母爱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赵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终不使不肖子居爱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请吕后承间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将也，善用兵，今诸将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将此属，无异使羊将狼，莫肯为用，且使布闻之，则鼓行而西耳。上虽病，强载辎车，卧而护之，诸将不敢不尽力。上虽苦，为妻子自强。’”于是吕泽立夜见吕后，吕后承间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竖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于是上自将兵而东，群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强起，至曲邮，见上曰：“臣宜从，病甚。楚人剽疾，愿上无与楚人争锋。”因说上曰：“令太子为将军，监关中兵。”上曰：“子房虽病，强卧而傅太子。”是时叔孙通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

汉十二年，上从击破布军归，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谏，不听，因疾不视事。叔孙太傅称说引古今，以死争太子。上详许之，犹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从太子，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上怪之，问曰：“彼何为者？”四人前对，各言姓名，曰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上乃大惊，曰：“吾求公数岁，公辟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窃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耳。”上曰：“烦公幸卒调护太子。”

四人为寿已毕，趋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吕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歌曰：“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歌数阕，戚夫人嘘唏流涕，上起去，罢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留侯从上击代，出奇计马邑下，及立萧何相国，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称曰：“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乃学辟谷，道引轻身。会高帝崩，吕后德留侯，乃强食之，曰：“人生一世间，如

白驹过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强听而食。

后八年卒，谥为文成侯。

太史公曰：学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见老父子书，亦可怪矣。高祖离困者数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岂可谓非天乎？上曰：“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盖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译文】

留侯张良，他的祖先是韩国人。死后二十年，秦国消灭了韩国。因为张良年轻，未尝做过韩国的官吏。韩国灭亡时，张良家有僮奴三百人，他的弟弟死后没有厚葬，而是用全部家财来寻求刺客暗杀秦王，为韩国报仇，因他祖父、父亲历任韩国五代国君之相的缘故。

张良曾在淮阳学礼仪。在淮阳的东面见到仓海君，找到一个大力士，给他做了一柄重一百二十斤的铁锤。秦皇帝向东巡游，张良与刺客在博浪沙中狙击秦皇帝时误中了随行的车辆。秦皇帝非常愤怒，命令大搜天下，紧急捉拿刺客，这全是因为张良的缘故。于是张良更名改姓，逃亡到下邳躲藏起来。

张良曾在闲暇时从容信步在下邳桥上游逛，有一个老翁，穿着粗布短衣，走到张良的身边，故意把他的鞋掉到桥下，回过头来对张良说：“小伙子，下去把鞋拿上来。”张良感到惊讶，想打他一顿。因为他年老，就强忍着下去取上鞋来。老翁说：“给我穿上。”张良想既已为他取上鞋来，因此也就跪下为他穿上。老翁把脚伸出来让张良穿好，然后笑着走了。张良很吃惊，望着老人离去。老翁离开一里多路后又返了回来，说：“小伙子可以教导。五天以后平明时，和我在这里相会。”张良感到他很奇怪，跪下说：“是。”五天以后平明时，张良前往赴约。老翁已经先到了，他生气地说：“与老年人约会为什么迟到？”老翁扬长而去，并说：“五天以后早点来相会。”五天以后鸡鸣时张良前往。老翁又已经先到了，他又生气地说：“为什么又迟到？”扬长而去，并说：“五天以后再早点来。”五天以后，张良在夜未半时就前往赴约。过了一会儿，老翁也来了，高兴地说：“应当像这样。”于是拿出一本书，说：“读了这本书就可以做帝王的老师。十年以后就会有所成就。十三年以后你到济北来见我，谷城山下的黄石就是我。”说完就走了，也没有再说其他话，从此也没有再见过他。天亮后张良看老翁给的书，是《太公兵法》。张良很珍贵它，并经常学习诵读它。

张良住在下邳，爱打抱不平。项伯曾杀过人，依从张良隐藏起来。

十年以后，陈涉等起义，张良也聚集了一百多年轻人。景驹自立为楚假王，住在留县。张良打算去归属景驹，在路上遇见了沛公。沛公率领着几千人马，占领了下邳以西的地区，于是张良就去归属了沛公。沛公任张良为廐将。张良曾多次用《太公兵法》给沛公讲说，沛公很欣赏他，经常采纳他的计策。张良向他人讲说《太公兵法》，都不能听明白。张良说：“沛公大概是天授予的聪明。”所以就跟从了沛公，不再离去见景驹了。

等到沛公到了薛县时，见到了项梁。项梁拥立熊心为楚怀王。张良于是劝项梁说：“你已经立了楚国的后代，而韩国公子中的横阳君成很贤能，可以立他为王，来增加盟党。”项梁派张良寻找韩成，立韩成为韩王，任张良为韩国的申徒，与韩王率领一千多人向西攻取原来韩国的领地，夺取了好几座城邑，不久秦国又夺了回去，于是他们就在颍川一带往来打游击。

沛公从雒阳南面穿过阡辕山时，张良率兵跟随沛公，攻下了韩地的十几座城，打败了杨熊的部队。沛公于是命令韩王成留守阳翟，自己和张良一起南下，攻下宛城，西入武关。沛公打算用两万人马去攻击峽山下的秦军，张良劝说道：“秦军还很强大，不可轻视。

我听说他们的将领是屠户的儿子，买卖人容易用利益来动摇。希望沛公暂且坚壁留守，派一部分人先出发，准备好五万人的粮饷，在周围的山上多张挂旗帜，作为疑兵，然后派酈食其带着贵重的财宝去诱惑秦将。”秦军的将领果然反叛，并打算和沛公联合向西袭击咸阳，沛公想听从。张良说：“这只是他们的将领想反叛罢了，恐怕士兵们不会听从。如不听从就一定会有危险，不如乘他们懈怠时去袭击他们。”于是沛公率兵袭击秦军，大败秦军。沛公一直追击败兵到了蓝田，再次交锋，秦军最终大败。于是到了咸阳，秦王子婴投降了沛公。

沛公进入秦宫，官室、帷帐、狗马、贵重宝物以及美女数以千计，心里想留下来住在这里。樊哙劝沛公出去居住，沛公不听。张良说：“秦皇暴虐无道，所以沛公才能来到这里。为天下铲除残贼，应该以简朴为本。现在刚入秦宫，就想耽溺于享乐，这样做就是所谓‘助桀为虐’，而且‘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希望沛公能听樊哙的话。”于是沛公返回驻扎在霸上。

项羽来到鸿门下，准备攻打沛公，于是项伯连夜进入沛公的军营，私下见了张良，打算和张良一起离开。张良说：“我为了韩王来护送沛公，现在事情紧急，我逃跑离去是不义。”于是把情况全部告诉了沛公。沛公大吃一惊，说：“怎么办呢？”张良说：“沛公真的想背叛项羽吗？”沛公说：“那小子教我把守住关口不要让诸侯们进来，秦国之地可全归我而称王。所以我听了他的话。”张良说：“沛公你自己估量一下能打败项羽吗？”沛公沉默了好久说：“当然不能，现在该怎么办呢？”张良于是硬把项伯邀请来。项伯入见沛公。沛公与项伯一起敬酒，为他祝寿，缔结婚姻。让项伯回去说明沛公不敢背叛项羽，沛公所以拒守关口的原因是为了防备其他强盗。

汉元年正月，沛公封为汉王，领有巴、蜀地区。汉王赏赐给张良黄金百溢，珍珠二斗，张良全部献给了项伯。汉王因此也派张良去厚赠项伯，使项伯为他请领汉中地区。项王答应了，于是汉王得到了汉中地区。汉王前往封国时，张良送到褒中，后派张良回到韩地。张良因此劝汉王说：“大王为什么不烧毁断绝了所经过的栈道，告示天下的人你没有再回来的想法，用这个办法来稳住项王的心。”于是派张良回去。他一边走，一边烧绝了栈道。

张良回到了韩地，韩王成因为张良跟从汉王的缘故，项王不派韩王成到封国，让他跟自己一起东去。张良劝项王说：“汉王烧绝了栈道，已无返回之心了。”于是把齐王田荣反叛的事上书告诉了项王。项王因此消除了西面对汉王的忧心，而向北发兵去攻打齐王。

项王到底不肯派韩王去封国，于是封他为侯，后又在彭城杀死他。张良逃跑了，从小路偷偷归依汉王，这时汉王也已经返回关中平定了三秦。又封张良为成信侯，让他跟从自己向东去攻打楚军。到了彭城，汉军战败而还。到了下邳，汉王下马蹲踞着坐在马鞍上问：“我打算把函谷关以东地区捐送给别人，不知谁可以和我共建功业？”张良进言说：“九江王黥布是楚军的猛将，他和项王有隔阂，彭越和齐王田荣在梁地反叛，这两个人马上就可以使用。而汉王的将领只有韩信可以委任大事，独当一面。如果打算捐弃关东之地，就送给这三个人，楚军就可以打败了。”于是汉王便派随何去劝说九江王黥布，又派人去联合彭越。到了魏王豹反叛时，汉王派韩信率兵去讨伐他，顺势攻下了燕、代、齐、赵。而最后击败楚军的，正是靠了这三个人的力量。

汉高祖三年，项羽在荣阳紧急包围了汉王，汉王又害怕又发愁，于是和酈食其商量如何削弱楚军的策略。酈食其说：“从前商汤伐夏桀，分封他的后代于杞。武王伐纣，分封他的后代于宋。现在秦朝失德弃义，侵略诸侯国家，消灭六国的后嗣，使他们无立锥之地。陛下真能重新封立六国的后代，全部授予他们印玺，这样他们的君臣百姓一定都会对陛下感恩戴德，无不仰慕陛下的德义，希望做陛下的臣妾。德义推行之后，陛下就可以

南向称霸，楚王一定会整理衣冠前来朝见陛下。”汉王说：“很好。赶快刻制印玺，趁先生此行就给他们带去。”

酈食其还没有出发，张良从外地回来拜见汉王。汉王正在吃饭，说：“子房到我跟前来！食客中有为我谋划削弱楚军计策的人。”于是把酈食其的话全部告诉了张良，说：“在你看来怎么样？”张良说：“谁给陛下谋划这个计策？（如果您这样做，）陛下的事就全完了。”汉王说：“为什么呢？”张良回答说：“请让我借用面前的筷子为大王筹算一下。”接着说：“从前商汤讨伐夏桀而在杞分封他的后代，是估计到能置桀于死地。现在陛下能置项籍于死地吗？”汉王说：“不能。”张良说：“这是第一个不能做到的。武王伐纣而在宋分封他的后代，是估计到能够得到纣王的头。现在陛下能够得到项籍的头吗？”汉王说：“不能。”张良说：“这是第二个不能做到的。武王入商之后，表彰商容的门里，释放了禁拘的箕子，修建比干的坟墓。现在陛下能修建圣人的坟墓，表彰贤者的门里，尊重智者的门第吗？”汉王说：“不能。”张良说：“这是第三个不能做到的。武王曾发放巨桥的粮食，散发鹿台府的钱财，用来赐给贫穷的人。现在陛下能散发府库里的钱粮来赐给贫穷的人吗？”汉王说：“不能。”张良说：“这是第四个不能做到的。武王灭商以后，把战车改为载人的车，倒置干戈，用虎皮蒙盖起来，以此告示天下不再用兵。现在陛下能废武行文，不再用兵吗？”汉王说：“不能。”张良说：“这是第五个不能做到的。武王曾把战马放在华山之南去牧养，表示不再打仗。现在陛下能让战马休息不再使用吗？”汉王说：“不能。”张良说：“这是第六个不能做到的。武王曾把牛放在桃林的北面去牧养，表示不再运输粮草。现在陛下能让牛去放牧而不再运输粮草吗？”汉王说：“不能。”张良说：“这是第七个不能做到的。况且现在天下的游士离开他们的亲戚，远弃祖墓，告别故旧，跟从陛下走南闯北，只是日夜盼望得到一块封地。如今恢复六国，封立韩、魏、燕、赵、齐、楚的后代，天下的游士都各自回去事奉他们的君主，和他们的亲戚团聚，返回他们的故里祖坟，陛下和谁一起去夺取天下呢？这是第八个不能做到的。况且楚国当今强大无比，重新封立的六国后代就会被削弱而屈从楚国，陛下怎么能够得到他们并使他们臣服呢？如真的采用了食客的计谋，陛下的事就全完了。”汉王停止了吃饭，并把嘴里的饭吐了出来，骂道：“这个书呆子，差点儿败坏了老子的大事！”命令立即销毁印玺。

汉高祖六年正月，封赏有功之臣，张良未曾立过战功，高帝说：“运筹谋划于帷帐之中，决战取胜在千里之外，是子房的功劳。你自己在齐地选择三万户作为封地。”张良说：“当初我在下邳起兵，与陛下在留县会合，这是上天把我授给了陛下。陛下采用我的计策，幸而时常料中，我希望封在留就满足了，不敢接受三万户的封地。”于是封张良为留侯，和萧何等人一同分封。

汉高祖已封赏了有大功的臣子二十多人，其余的因日夜争功不决，未能进行封赏。高祖在雒阳南宫里，从复道上望见将领们纷纷互相坐在沙地上谈说。高祖问道：“这些人在说什么？”留侯说：“陛下不知道吗？这些人在密谋反叛哩。”高祖说：“天下刚刚安定下来，为什么要反叛呢？”留侯说：“陛下出身于平民，用这些人夺取了天下，现在陛下做了天子，而所封赏的都是萧何、曹参这些陛下的故旧亲朋，而所诛杀的都是陛下平时所怨恨有仇的。现在军吏在计算战功，因天下的土地不够全部封赏，这帮人怕陛下不能都封赏，又害怕平时的过失被陛下怀疑而受到诛杀，所以就相聚在一起密谋反叛。”高祖忧愁地说：“怎么办呢？”留侯说：“陛下平时所憎恨的，而且是大家所共知的，谁最厉害呢？”高祖说：“雍齿和我有旧仇，他曾多次使我受困受辱。我想杀掉他，因为他的功多，所以又不忍心。”留侯说：“现在赶快先封雍齿来让群臣看，群臣看到雍齿受到封赏，那么人人都会心情稳定。”于是高祖设酒宴，封雍齿为什方侯，并赶紧催促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吃完酒宴后，都高兴地说：“雍齿尚且能封为侯，我们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刘敬劝高帝说：“建都关中。”高帝对此事犹豫不决。左右大臣都是山东六国人，多数

人劝高帝建都雒阳，说：“雒阳东面有成皋，西面有崤山、崤池，背靠黄河，面向伊水、雒水，它的地势很坚固足以凭借。”留侯说：“雒阳虽然有此险固，但它地区狭小，不过数百里，土地也饶薄，若四面受敌，这里不是用武之地。至于关中，左有崤山、函谷关，右有陇蜀大山，沃野千里，南面有巴蜀一带的富饶资源，北有畜牧之利，凭借三面的险阻来防守，只用东边一面来控制诸侯。诸侯安定的话，黄河、渭水可以运输天下的物资，向西供给京师，若诸侯有变，出兵可顺流而下，足以靠它运输军需。这正是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啊。刘敬所说是正确的。”于是高帝当天就准备车马起驾，西行定都关中。

高帝打算废掉太子，立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如意，大臣们很多人进谏劝阻，但未能得到最后的决定。吕后恐慌，不知该怎么办。有人对吕后说：“留侯善于出谋划策，皇上信任重用他。”于是吕后就派建成侯吕泽去强求留侯，说：“你曾是皇上的谋臣，现在皇上打算更换太子，你怎么能够高枕而卧呢？”留侯说：“当初皇上曾多次处于困难危急之中，侥幸采用了我的计策。现在天下安定了，由于偏爱的缘故而想更换太子，这是骨肉之间的事情，纵然臣下一百多人但又有什么用呢？”吕泽强求说：“一定要为我出谋划策。”留侯说：“此事难以用口舌相争。天下有四个人，连皇上也不能招致。这四人年纪老了，都因为皇上轻视侮辱人，所以逃避藏匿在山中，坚守节操不做汉朝臣子。然而皇上很尊重这四人。现在你真能不吝惜金玉璧帛，让太子写一封信，言辞卑躬，用安适的车子，派遣辩士去坚决邀请，应当会来。来了之后，以为宾客，时常跟从你上朝，让皇上看见他们，皇上一定会感到惊异而询问他们。问了他们，皇上知道这四个人贤能，对太子是一大帮助。”于是吕后让吕泽派人送去太子的信，用谦卑的言辞，丰厚的礼物，迎接这四个人。四个人到了，客居建成侯家。

汉高祖十一年，黥布反叛，皇帝生了病，打算派太子领兵前往攻击叛军。四个老人互相商量说：“我们来这里是为了保全太子。太子率兵，事情就危险了。”于是就劝建成侯说：“太子率兵打仗，有了功劳地位也不会再提高，若无功返回，那么从此就会受到祸害。况且和太子一起出征的众将领，都是曾经和皇帝一起平定天下的猛将，现在派太子去统率他们，这无异于让羊去统率狼，他们都不肯为太子效力，太子不能立功是必定的了。我听说‘母亲受宠爱，儿子常被抱’，现在戚夫人日夜侍候皇帝，赵王如意常常被抱在胸前，皇帝曾说‘终究不能让不肖之子居于爱子之上’，这就很明白，赵王如意取代太子地位是必定的了。你为什么不赶快请吕后乘机向皇帝哭诉说：‘黥布是天下的猛将，而且善于用兵，现在众将都是陛下过去的同辈人，让太子去统率这帮人，无异于让羊去统率狼，没有人肯被太子所用，而且让黥布知道此事，就会击鼓向西进军。皇帝虽然生病，但只要勉强乘坐辎车，躺着统领军队，诸位将领就不敢不效力。皇帝虽然辛苦，但为了妻子儿女也要努力坚持。’”于是吕泽当夜去见吕后，吕后乘机在皇帝面前按照四人的意思哭诉了一番。皇帝说：“我想这小子本来就不足派遣，老子自己去吧。”于是皇帝亲自率兵向东进发，留守的大臣们都送到灞上。留侯有病，也勉强起来，到了曲邨，拜见皇帝说：“我应当随从您去，但病很重。楚人勇猛敏捷，希望皇帝不要和楚人硬拼。”乘机劝皇帝说：“让太子为将军，监领关中的军队。”皇帝说：“子房虽然有病，也要勉力躺着辅佐太子。”这时叔孙通为太傅，留侯兼任少傅的事务。

汉高祖十二年，皇帝从击败黥布的军队那里回来，病情益发严重，更加想改立太子。留侯进谏，没有被采用，因此就称病不再管事。太傅叔孙通引用古今事例称说，拼死为保全太子力争。皇帝假装答应了他，但还是打算改立太子。到皇上设置酒宴时，太子在旁侍奉。有四个人随从太子，年龄都有八十多岁，胡子眉毛雪白，衣冠非常奇特。皇帝很奇怪，问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四个人上前回话，各自报告姓名，分别叫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皇帝于是大为吃惊，说：“我寻了你们多年，你们躲避我，今天你们为什么和我儿子交往呢？”四人都说：“陛下轻待士人善于骂人，我们守义不愿受辱，所以害怕

而逃亡躲藏起来。听说太子为人仁慈孝顺，恭敬爱士，天下没有人不伸长脖子想为太子而死，所以我们来了。”皇帝说：“麻烦诸位善始善终，好好地照应太子吧。”

四个人向皇帝祝寿完毕；小步急走离去。皇帝目送他们，招来戚夫人指着四个人给她看，说：“我想改立太子，那四个人却辅佐他，羽翼已成，难以变动了。吕后真的要做你的主人了。”戚夫人痛心落泪，皇帝说：“你为我跳楚舞，我为你唱楚歌。”于是他唱道：“鸿鹄高高飞，一举腾千里。羽翼已丰满，横越绝四海。横越绝四海，还有何法想？虽然有弓矢，还往哪里用？”唱了几遍以后，戚夫人痛哭流涕，皇帝起身离去，结束酒宴。最终没有改立太子，原本靠了留侯招来这四个人出山的力量。

留侯跟从皇帝去攻打代国，出奇计攻下马邑，以及立萧何为相国，留侯和皇帝从容地谈了很多天下大事，因为和天下存亡无关，所以没有记载。留侯常称说：“我家世代相韩，到韩国灭亡之后，不惜万金家产，为韩向强秦报仇，震动了天下。现在凭三寸之舌成为皇帝的老师，分封万户，位居列侯，这是平民百姓所企求的富贵之巅，对我张良来说很满足了。我希望丢开人间的事情，打算跟从赤松子交游。”于是学起辟谷、导引、轻身的养生之术。恰逢高帝驾崩，吕后感激留侯的恩德，就强让他吃饭，说：“人生一世，如白驹过隙那样短促，何必自找苦吃到如此地步呢？”留侯不得已，勉强听从吕后的话而进食。

八年以后，留侯去世，谥为文成侯。

太史公说：学者们多数认为没有鬼神，然而认为有精灵。至于像留侯所见到的给他书的老人，也可以说是件怪事了。高祖曾多次遭遇困厄，而留侯经常出力立功，难道可以说不是天意吗？高祖说：“运筹谋划于帷帐之中，而夺取胜利在千里之外，我不如子房。”我原以为他人长得大概魁梧雄伟，到看见他的画像，相貌就像妇人美女一般。正如孔子所说：“以貌取人，就会错看了子羽。”对于留侯也可以这么说。

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原文】

陈丞相平者，阳武户牖乡人也。少时家贫，好读书，有田三十亩，独与兄伯居。伯常耕田，纵平使游学。平为人长大美色。人或谓陈平曰：“贫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视家生产，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无有。”伯闻之，逐其妇而弃之。

及平长，可娶妻，富人莫肯与者，贫者平亦耻之。久之，户牖富人有张负，张负女孙五嫁而夫辄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丧，平贫，侍丧，以先往后罢为助。张负既见之丧所，独视伟平，平亦以故后去。负随平至其家，家乃负郭穷巷，以弊席为门，然门外多有长者车辙。张负归，谓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孙予陈平。”张仲曰：“平贫不事事，一县中尽笑其所为，独奈何予女乎？”负曰：“人固有如美如陈平而长贫贱者乎？”卒与女。为平贫，乃假贷币以聘，予酒肉之资以内妇。负诫其孙曰：“毋以贫故，事人不谨。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平既娶张氏女，费用益饶，游道日广。

里中社，平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陈孺子之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

陈涉起而王陈，使周市略定魏地，立魏咎为魏王，与秦军相攻于临济。陈平固已前谢其兄伯，从少年往事魏王咎于临济。魏王以为太仆。说魏王不听，人或谗之，陈平亡去。

久之，项羽略地至河上，陈平往归之，从人破秦，赐平爵卿。项羽之东王彭城也，汉王还定三秦而东，殷王反楚。项羽乃以平为信武君，将魏王咎客在楚者以往，击降殷王而还。项王使项悍拜平为都尉，赐金二十溢。居无何，汉王攻下殷。项王怒，将诛定殷者将吏。陈平惧诛，乃封其金与印，使使归项王，而平身间行杖剑亡。渡河，船人见其美丈夫独行，疑其亡将，要中当有金玉宝器，目之，欲杀平。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无有，乃止。

平遂至修武降汉，因魏无知求见汉王，汉王召入。是时万石君奋为汉王中涓，受平谒，入见平。平等七人俱进，赐食。王曰：“罢，就舍矣。”平曰：“臣为事来，所言不可以过今日。”于是汉王与语而说之，问曰：“子之居楚何官？”曰：“为都尉。”是日乃拜平为都尉，使为参乘，典护军。诸将尽讙，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与同载，反使监护军长者！”汉王闻之，愈益幸平。遂与东伐项王。至彭城，为楚所败。引而还，收散兵至荥阳，以平为亚将，属于韩王信，军广武。

绛侯、灌婴等咸谗陈平曰：“平虽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臣闻平居家时，盗其嫂；事魏不容，亡归楚；归楚不中，又亡归汉。今日大王尊官之，令护军。臣闻平受诸将金，金多者得善处，金少者得恶处。平，反覆乱臣也，愿王察之。”汉王疑之，召让魏无知。无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问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无益处于胜负之数，陛下下何暇用之乎？楚汉相距，臣进奇谋之士，顾其计诚足以利国家不耳。且盗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汉王召让平曰：“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从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说，故去事项王。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闻汉王之能用人，故归大王。臣裸身来，不受金无以为资。诚臣计画有可采者，愿大王用之；使无可采者，金具在，请封输官，得请骸骨。”汉王乃谢，厚赐，拜为护军中尉，尽护诸将。诸将乃不敢复言。

其后，楚急攻，绝汉甬道，围汉王于荥阳城。久之，汉王患之，请割荥阳以西以和。项王不听。汉王谓陈平曰：“天下纷纷，何时定乎？”陈平曰：“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礼，士廉节者不来；然大王能饶人以爵邑，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诚各去其两短，袭其两长，天下指麾则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节之士。顾楚有可乱者，彼项王骨鲠之臣亚父、钟离昧、龙且、周殷之属，不过数人耳。大王诚能出捐数万斤金，行反间，间其君臣，以疑其心，项王为人意忌信谗，必内相诛。汉因举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汉王以为然，乃出黄金四万斤，与陈平，恣所为，不问其出入。

陈平既多以金纵反间于楚军，宣言诸将钟离昧等为项王将，功多矣，然而终不得裂地而王，欲与汉为一，以灭项氏而分王其地。项羽果意不信钟离昧等。项王既疑之，使使至汉。汉王为太牢具，举进。见楚使，即详惊曰：“吾以为亚父使，乃项王使！”复持去，更以恶草具进楚使。楚使归，具以报项王。项王果大疑亚父。亚父欲急攻下荥阳城，项王不信，不肯听。亚父闻项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请骸骨归！”归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陈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荥阳城东门，楚因击之，陈平乃与汉王从城西门夜出去。遂入关，收散兵复东。

汉六年，人有上书告楚王韩信反。高帝问诸将，诸将曰：“亟发兵阬竖子耳。”高帝默然。问陈平，平固辞谢，曰：“诸将云何？”上具告之。陈平曰：“人之上书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陈平曰：“陛下精兵孰与楚？”上曰：“不能过。”平曰：“陛下将用兵有能过韩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将不能及，而举兵攻之，是趣之战也，窃为陛下危之。”上曰：“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

狩，会诸侯。南方有云梦，陛下弟出伪游云梦，会诸侯于陈。陈，楚之西界，信闻天子以好出游，其势必无事而郊迎谒。谒，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为然，乃发使告诸侯会陈，“吾将南游云梦”。上因随以行。行未至陈，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见信至，即执缚之，载后车。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当烹！”高帝顾谓信曰：“若毋声！而反，明矣！”武士反接之。遂会诸侯于陈，尽定楚地。还至雒阳，赦信以为淮阴侯，而与功臣剖符定封。

于是与平剖符，世世勿绝，为户牖侯。平辞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谋计，战胜克敌，非功而何？”平曰：“非魏无知臣安得进？”上曰：“若子可谓不背本矣。”乃复赏魏无知。其明年，以护军中尉从攻反者韩王信于代。卒至平城，为匈奴所围，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陈平奇计，使单于阏氏，围以得开。高帝既出，其计秘，世莫得闻。

高帝南过曲逆，上其城，望见其屋室甚大，曰：“壮哉县！吾行天下，独见洛阳与是耳。”顾问御史曰：“曲逆户口几何？”对曰：“始秦时三万余户，间者兵数起，多亡匿，今见五千户。”于是乃诏御史，更以陈平为曲逆侯，尽食之，除前所食户牖。

其后常以护军中尉从攻陈豨及黥布。凡六出奇计，辄益邑，凡六益封。奇计或颇秘，世莫能闻也。

高帝从破布军还，病创，徐行至长安。燕王卢绾反，上使樊哙以相国将兵攻之。既行，人有短恶哙者。高帝怒曰：“哙见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陈平谋而召绛侯周勃受诏床下，曰：“陈平亟驰传载勃代哙将，平至军中即斩哙头！”二人既受诏，驰传未至军，行计之曰：“樊哙，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吕后弟吕卬之夫，有亲且贵，帝以忿怒故，欲斩之，则恐后悔。宁囚而致上，上自诛之。”未至军，为坛，以节召樊哙。哙受诏，即反接载槛车，传诣长安，而令绛侯勃代将，将兵定燕反县。

平行闻高帝崩，平恐吕太后及吕卬谗怒，乃驰传先去。逢使者诏平与灌婴屯于荥阳。平受诏，立复驰至宫，哭甚哀，因奏事丧前。吕太后哀之，曰：“君劳，出休矣。”平畏谗之就，因固请得宿卫中。太后乃以为郎中令，曰：“傅教孝惠。”是后吕卬谗乃不得行。樊哙至，则赦复爵邑。

孝惠帝六年，相国曹参卒，以安国侯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

安国侯既为右丞相，二岁，孝惠帝崩。高后欲立诸吕为王，问王陵，王陵曰：“不可。”问陈平，陈平曰：“可。”吕太后怒，乃详迁陵为帝太傅，实不用陵。陵怒，谢疾免，杜门竟不朝请，七年而卒。

陵之免丞相，吕太后乃徙平为右丞相，以辟阳侯审食其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常给事于中。

吕卬常以前陈平为高帝谋执樊哙，数谗曰：“陈平为相非治事，日饮醇酒，戏妇女。”陈平闻，日益甚。吕太后闻之，私独喜。面质吕卬于陈平曰：“鄙语曰‘儿妇人口不可用’，顾君与我何如耳。无畏吕卬之谗也。”

吕太后立诸吕为王，陈平伪听之。及吕太后崩，平与太尉勃合谋，卒诛诸吕，立孝文皇帝，陈平本谋也。审食其免相。

孝文帝立，以为太尉勃亲以兵诛吕氏，功多；陈平欲让勃尊位，乃谢病。孝文帝初立，怪平病，问之。平曰：“高祖时，勃功不如臣平。及诛诸吕，臣功亦不如勃。愿以右丞相让勃。”于是孝文帝乃以绛侯勃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为左丞相，位次第二。赐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户。

居顷之，孝文皇帝既益明习国家事，朝而问右丞相勃曰：“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勃谢曰：“不知。”问：“天下一岁钱谷出入几何？”勃又谢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对。于是上亦问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谓谁？”平曰：“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谢曰：“主臣！陛下不知其弩

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孝文帝乃称善。右丞相大惭,出而让陈平曰:“君独不素教我!”陈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问长安中盗贼数,君欲强对邪?”于是绛侯自知其能不如平远矣。居顷之,绛侯谢病请免相,陈平专为一丞相。

孝文帝二年,丞相陈平卒,谥为献侯。

始陈平曰:“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然其后曾孙陈掌以卫氏亲贵戚,愿得续封陈氏,然终不得。

太史公曰:陈丞相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方其割肉俎上之时,其意固已远矣。倾侧扰攘楚魏之间,卒归高帝。常出奇计,救纷纠之难,振国家之患。及吕后时,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脱,定宗庙,以荣名终,称贤相,岂不善始善终哉!非知谋孰能当此者乎?

【译文】

陈丞相平,阳武县户牖乡人。少年时家境贫穷,喜好读书,有田地三十亩,独自和哥哥陈伯一起生活。陈伯常年在家种田,听任陈平外出游学。陈平身材高大,仪容俊美。有人议论他说:“这么穷,吃了些什么而长得这样胖?”他的嫂嫂恨他毫不关心家里的谋生之业,说道:“也是吃些糠里的粗屑罢了。有这样的小叔,还不如没有的好。”陈伯听到这些话后,把她赶出家门,休弃了她。

等到陈平长大,可以娶妻了,有钱人家没有人肯把姑娘嫁给他;娶穷人家的姑娘,他又感到羞耻。过了好久,户牖乡有个富人张负,张负的孙女五次嫁人,次次死了丈夫,没有人再敢娶她。陈平却想得到她。乡邑中有人死了,陈平因为家境贫穷,就去帮着操办丧事,早去晚歇,以此来贴补家用。张负在办丧事人家见到陈平后,独独对他十分看重,陈平也因为想获得张负的好感而很晚离开那里。张负尾随陈平来到他家,陈家原来在靠近城郭的偏僻小巷里,用破席当门,可是门外却有不少有身份人的车轮的印迹。张负回到自己家里,对她儿子张仲说:“我想把孙女嫁给陈平。”张仲说:“陈平贫穷,又不事生产,全县的人都耻笑他的所作所为,为什么偏偏要把女儿嫁给他呢?”张负说:“人难道会有像陈平这样俊美出众而总是贫穷卑贱的吗?”结果把孙女嫁给了他。因为陈平穷,就借币帛给他作聘礼,还给他办酒席的钱来娶妻。张负告诫她的孙女说:“不要因为他穷,侍奉人家就不恭敬。侍奉他哥哥陈伯要像侍奉父亲一样,侍奉嫂嫂要像侍奉母亲一样。”陈平娶了张家姑娘后,资财日益充裕,交游一天天广泛。

里中祭祀社神,陈平当主持人,分配祭肉分得很公平。父老们都说:“好啊,陈平这孩子主持分肉!”陈平说:“唉,如果让我能有机会治理天下,也就会像分这祭肉一样的了!”

陈涉起兵在陈县称王以后,派周市去攻占平定魏地,立魏咎为魏王,和秦军在临济交锋。在这之前陈平原已辞别了哥哥陈伯,和一些年轻人到临济投奔魏王咎了。魏王任命他为太仆。陈平向魏王进言,魏王不听,有人还说陈平坏话,陈平就逃离了那里。

隔了很长时间,项羽攻占土地到黄河边上,陈平前去投奔他,跟随他入关破秦,项羽赐给他卿一级的爵位。后来项羽东归在彭城称西楚霸王的时候,汉王刘邦回军平定了三秦,向东挺进,殷王司马卬反叛楚王。于是项羽封陈平为信武君,率领魏王咎客居在楚的部下前去讨伐,陈平攻打降服殷王后班师回楚。项王派项悍任命陈平为都尉,赐金二十镒。不久,汉王攻下了殷国。项王发怒,要杀以前平定殷国的将领官员。陈平害怕被杀,就把项王的赏金和官印封包起来,派使者送还项王,自己只身从小路带了宝剑逃走。在渡河的时候,船夫见他这样一个美男子独身赶路,怀疑他是逃亡的将领,腰里一定藏着金玉宝器,眼睛老盯着他,想谋害陈平。陈平害怕了,便把衣服脱去,光着身子帮助撑船。船夫知道他实在没有什么财物,才作罢。

陈平于是到修武降汉,通过魏无知求见汉王。汉王召他进去。其时万石君石奋任汉

王的中涓，接受了陈平的名帖，领他进去见汉王。陈平等七人一起去进见，汉王赏赐他们酒食，说：“吃完后，诸位到客舍休息吧。”陈平说：“我有事才来，我要说的话不可以过今天。”于是汉王跟他交谈起来，很喜欢他，问道：“你在楚国做什么官？”回答说：“做都尉。”汉王当天就任命他为都尉，让他担任自己的参乘，并负责监督军队。众将都喧哗起来，说：“大王刚刚得到一名楚国的逃兵，还不知他才能的高下，就和他同乘一辆车，反让他监督军队里的老将！”汉王听了，更加宠信陈平。于是和他一起向东攻伐项王。到了彭城，被楚军打败。汉王退军而还，沿途收编失散的士兵，到达荥阳，任命陈平为亚将，隶属于韩王信，驻扎在广武。

这时绛侯周勃、灌婴等都说陈平的坏话，道：“陈平尽管是个美男子，却像在帽子上装饰美玉，（表面好看，）内里未必有什么真本事。我们听说他在家时，跟他嫂嫂私通；侍奉魏王，待不下去，逃出来投楚；投楚不合，又逃出来投汉。如今大王您尊重他，让他做官，命他监督军队。我们听说陈平接受将领们的金子，送金多的得好去处，送金少的得坏去处。陈平，是个反复无常的乱臣，愿大王明察。”汉王对陈平产生了怀疑，召见魏无知并责备了他。魏无知说：“我所介绍的是他的才能，陛下所问的是他的品行。假如一个人有尾生、孝己那样的品行，但对决定战争胜负的谋略毫无益处，陛下哪有工夫任用他呢？楚汉相争，我推荐奇谋之士，我所考虑的只是他的计谋是否真正足以有利于国家而已。再说，和嫂嫂私通、受人金钱，这又有什么值得您疑虑的呢？”汉王又召来陈平，责备他说：“先生您侍奉魏王不能相合，就去侍奉楚王，然而也离开了，现在又跟我交往，讲信义的人难道该是这样三心二意的吗？”陈平回答道：“我侍奉魏王，魏王不能采用我的建议，所以我离开了，去侍奉项王。项王不能信任人，他所信任宠爱的不是项氏宗族便是妻子的兄弟，尽管有奇谋之士，却不能任用，我才又离开了楚。听说汉王您能用人，所以来投奔大王。我赤身而来，不接受别人的金钱就没有资产。如果我的计谋确有可采用的，愿大王采用；如果无可采用，诸将的贿金都在，请封存充公，愿您赏还我这把骨头让我离去。”汉王听完这番话后便向他道歉，还重重地赏赐了他，任命他为护军中尉，监督全体将领。将领们这才不敢再说什么了。

后来，楚军加紧进攻，截断了汉军的运粮甬道，把汉王围困在荥阳城里。日子一长，汉王忧虑起来，请求割据地荥阳之西来与楚讲和。项王不答应。汉王对陈平说：“天下乱纷纷的，什么时候才能够安定下来呢？”陈平说：“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廉节好礼的士人多去投奔他。等到要评功劳、赏爵邑了，他却十分看重，（总舍不得给，）士人因此不依附于他。如今大王您对人轻慢少礼，廉节的士人不来；但是大王您能用爵邑重赏下人。那些圆滑、嗜利而不讲廉耻的士人大多来投奔您。如果大王能分别除去两人的短处，兼有两人的长处，那么天下在挥手之间就能平定了。然而大王您随意侮慢人，是不能得到廉节之士的。但楚国存在可以致乱的因素，那项王身边正直的臣子如亚父、钟离昧、龙且、周殷之类，只不过几个人罢了。大王您如果能拿出几万斤金，用来实施反间计，离间其君臣，使他们产生疑忌之心，项王为人好猜忌，听信谗言，必然会引起内部互相诛杀。汉乘机兴兵攻打，破楚是必定无疑的了。”汉王认为他说得对，便拿出黄金四万斤给陈平，任凭他支配，不过问开支情况。

陈平用大量黄金在楚军中放手进行离间活动后，便在诸将中扬言：钟离昧等人在项王部下为将，功劳很多，但始终不能分封土地而称王，他们想和汉联合在一起，灭掉项氏，分他的土地，各自为王。项王听了，果然心怀猜忌，对钟离昧等不信任起来。在起了疑心之后，项王派使者到汉王那里。汉王让人备了丰盛的宴席送进去，见到楚国使者，就假装惊讶道：“我以为是亚父的使者，却原来是项王的使者！”又把宴席撤走，换上粗劣的饭菜送进来给楚王使者。楚王使者回去，把情况统统报告项王。项王果然对亚父大起疑心。亚父想赶快把荥阳城攻下来，项王不信任他，不肯接受他的建议。亚父听到项王对他有

怀疑,就生气地说:“天下的事大局已定了,君王您自己干吧!愿您赏还我这把老骨头,让我回家!”他回去还没到彭城,就因背上痼疾发作而死了。陈平于是在夜间从荥阳城东门放出二千名女子,楚军受诱出击,陈平就和汉王在夜色中乘机从城西门出去,于是进入函谷关,收集散兵再向东进。

汉六年,有人上书告发楚王韩信谋反。高帝问将领们如何处置,将领们说:“马上发兵活埋这小子算了!”高帝没作声。高帝问陈平,陈平一再推辞不答,问道:“将领们说什么?”高帝把将领们的话统统告诉了他。陈平问:“有人上书告发韩信谋反,这件事别人有知道的吗?”答:“没有。”问:“韩信本人知道吗?”答:“不知道。”陈平问:“陛下的精兵,和楚王相比怎样?”高帝答道:“不能超过他。”陈平又问:“陛下的将领用兵,有能胜过韩信的?”高帝答道:“没有人及得上他。”陈平说:“现在兵既不如楚精,将领用兵又不及韩信,却想兴兵进攻,这无异是在催促韩信起兵作战,我私下为陛下感到危险。”高帝说:“那怎么办呢?”陈平说:“古时候天子外出巡视,要会见诸侯。南方有大湖云梦,陛下只管出去装作巡游云梦,在陈县会见诸侯。陈县,在楚国西界。韩信听说天子以善意出游,料想必然不会发生什么意外之事而出郊远迎谒见。在他谒见的时候,陛下乘机捉住他,这不过是一名力士就能办到的事罢了。”高帝认为这办法好,便派出使者通知诸侯在陈县相会,说道:“我要到南方去巡游云梦了。”派出使者后,高帝也就跟着动身了。还没到达陈县,楚王韩信果然在郊外大道上迎接。高帝预先准备好武士,看见韩信到来,马上把他捆绑起来,装在后面车子里。韩信大声喊道:“天下已定,我本该烹杀!”高帝回过头去对韩信说:“你别嚷!你谋反,已经很明显了!”武士反绑住韩信的双手。高帝于是在陈县会见诸侯,全部平定了楚地。回到雒阳,高帝赦免了韩信,改封为淮阴侯,又和功臣们剖符为凭,确定各人的封爵。

于是高帝和陈平剖符,子子孙孙永不断绝,封他为户牖侯。陈平推让说:“这不是我的功劳。”高帝说:“我用先生的计谋,克敌制胜,这不是你的功劳又是什么?”陈平说:“如果没有魏无知,我怎么能被进用呢?”高帝说:“像你这样,可以说是不忘本了。”于是又赏魏无知。下一年,陈平以护军中尉的身份跟随高帝在代地攻伐反叛者韩王信。他们仓促中到达平城,被匈奴围困,断食七天。高帝采用陈平的奇计,派使者到单于阏氏那里活动,由此得以解围。高帝出围城后,这个计策一直秘而不宣,世上无人知晓。

高帝南行经过曲逆县,登上城墙,望见城里的房屋都很高大,赞叹道:“壮观啊,曲逆!我走遍天下,只见到洛阳和这里有如此景象而已。”回头问御史:“曲逆户口多少?”回答说:“当初秦朝时有三万多户,近来屡经战乱,百姓大多逃离躲避起来,现在还剩五千户。”于是高帝下诏给御史,把陈平改封为曲逆侯,享用曲逆的全部赋税,收回过去所享用的户牖封地。

这之后,陈平又曾作为护军中尉跟随高帝攻伐谋反的陈豨和黥布。陈平一共六次献出奇计,每次总要增加封邑,共加封了六次。这些奇计有的相当隐秘,世上无人能知晓。

高帝从击破黥布的军中返回时,箭伤发作,只得缓行回到长安。这时燕王卢绾谋反,高帝派樊哙以相国身份领兵讨伐。军队出发后,有人说樊哙的坏话,高帝忿怒地说道:“樊哙见我病重,就盼望我早点死掉。”他采用陈平的计谋,召绛侯周勃到病榻前受诏,说道:“陈平赶快乘传车急行,载着周勃去代樊哙领兵,陈平到军中后立即斩下樊哙的头来!”陈平、周勃受诏后,乘传车急行还没到达樊哙军中,在路上计议道:“樊哙是皇帝的老朋友,功多,而且又是吕后妹妹吕嬃的丈夫,和皇帝有亲,地位又尊贵,皇帝出于一时的忿怒,要斩他,恐怕日后会懊悔。我们宁可把樊哙囚禁起来送交皇上,让皇上自己去诛杀他。”他们没有进入军营,在外面筑起土坛,用节召来樊哙。樊哙受诏后,立即被反绑双手关进囚车,通过驿站送到长安,同时传令绛侯周勃代樊哙为将,领兵平定燕国反叛的各县。

陈平在回来的路上听到高帝去世，生怕吕太后听信吕嬃进谗而发怒，就乘传车急驰，离队先行。途中遇见使者下达诏令，命陈平和灌婴屯兵荥阳。陈平受诏后，立即又急驰至宫中，哭得十分悲哀，并在高帝灵前向吕太后奏明此事。吕太后哀怜他，说道：“你辛苦了，出去休息吧。”陈平害怕谗言及身，就一再请求能在官中值宿守卫。太后便任命他为郎中令，说道：“辅佐教导孝惠帝吧。”这样之后吕嬃进谗才没能行通。樊哙押到后，就被赦免而恢复了爵位封邑。

孝惠帝六年，相国曹参去世，朝廷任命安国侯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

安国侯做了右丞相后，第二年，孝惠帝去世。高后要立吕氏族人为王，问王陵，王陵说：“不可以。”问陈平，陈平说：“可以。”吕太后生王陵的气，于是假意提升王陵做皇帝的大傅，实际上不再用他。王陵很生气，托病辞职，闭门居家，一直不进官去朝见天子，七年后去世。

王陵免去丞相后，吕太后就调任陈平为右丞相，任命辟阳侯审食其为左丞相。左丞相不在官府治事，经常在宫中侍奉。

吕嬃常常因以前陈平为高帝出谋逮捕樊哙而屡屡在吕后面前说陈平的坏话：“陈平身为丞相，不理政事，天天饮美酒，玩女人。”陈平听说后，日益纵情于酒色。吕太后得知此事，心里却暗自高兴。她当着吕嬃的面对陈平说：“俗话说‘小孩、妇人的话不可信’，就看你对我怎样罢了。别怕吕嬃说你坏话。”

吕太后立吕氏族人为王，陈平假意顺从。等吕太后驾崩，陈平和太尉周勃一起设谋，终于把吕姓诸王除掉，拥立孝文皇帝。这件事，陈平是主要出谋的人。这时审食其被免除了相职。

孝文帝即位后，认为太尉周勃亲自领兵诛吕氏，功多；陈平也想让周勃居于尊位，就托病不管事。孝文帝刚即位，对陈平称病感到奇怪，就问他。陈平说：“高祖时，周勃功劳不如我陈平；等到诛杀吕姓诸王，我的功劳不如周勃。我愿把右丞相的职位让给周勃。”于是孝文帝就任命绛侯周勃为右丞相，官位排在第一；陈平改任左丞相，官位排在第二。另赏赐陈平金千斤，加封食邑三千户。

不久，孝文帝对国家政事已经日益明了熟习，一次临朝时问右丞相周勃说：“全国一年判决多少案件？”周勃推辞说：“不知道。”又问：“全国一年钱谷收入支出多少？”周勃又推辞说不知。周勃汗流浹背，对自己不能回答感到羞愧。于是皇帝又问左丞相陈平。陈平答道：“各有主管的人。”上又问：“主管的人是谁？”答道：“陛下如果问判决案件，可责成廷尉回答；问钱谷出入，可责成治粟内史回答。”文帝问：“如果各有主管者，那么你主管的是什么事呢？”陈平回答说：“惶恐得很！陛下不知道我能力低下，让我担任宰相。宰相的职责，对上辅佐天子调理阴阳，顺应四时；对下抚育万物，使各得其宜；对外镇抚四方各族和诸侯；对内使百姓亲附，使各级官员都能胜任其职。”孝文帝称赞他回答得好。右丞相周勃大感惭愧，下朝出来责备陈平说：“你偏偏平素不肯把这些答对的话教给我！”陈平笑着说：“你身居其位，还不知其职责吗？再说，陛下如果问起长安城中有多少盗贼，你也打算勉强回答吗？”到这时周勃自知才能不如陈平很远。不久，周勃托病请求免去丞相之职，由陈平一人专任丞相。

孝文帝二年，丞相陈平去世，谥为献侯。

当初陈平说过：“我出了很多诡秘的计谋，这是道家所禁忌的。我这一代如果被废掉爵位，就算完了，以后终究不会再度兴起的，因为我暗中积下的祸因已经很多了。”后来他的曾孙陈掌因为是卫氏亲戚而身份显贵，希望能续封陈氏后代为侯，但始终没有得到。

太史公说：陈丞相平少年时，本来喜好黄帝、老子的学说。当他在砧板上割肉的时候，他的志向原本已经很远大了。后来在楚魏之间彷徨不定，最后归附高帝。他常出奇计，解救纷乱的灾难，消除国家的忧患。到吕后当政时，事情多变故，然而陈平竟能自免

于祸，安定刘氏宗庙，以荣耀的声名终其一生，人称贤相，这岂不是善始善终了吗！若不是足智多谋，哪一个人能做到这点呢？

绛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原文】

绛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徙沛。勃以织薄曲为生，常为人吹箫给丧事，材官引强。

高祖之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从攻胡陵，下方与。方与反，与战，却適。攻丰。击秦军殽东。还军留及萧。复攻殽，破之。下下邑，先登。赐爵五大夫。攻蒙、虞，取之。击章邯车骑，殿。定魏地。攻爰戚、东缙，以往至栗，取之。攻鬲桑，先登。击秦军阿下，破之。追至濮阳，下甄城。攻都关、定陶，袭取宛胸，得单父令。夜袭取临济，攻张，以前至卷，破之。击李由军雍丘下。攻开封，先至城下为多。后章邯破杀项梁，沛公与项羽引兵东如殽。自初起沛还至殽，一岁二月。楚怀王封沛公号安武侯，为殽郡长。沛公拜勃为虎贲令，以令从沛公定魏地。攻东郡尉于城武，破之。击王离军，破之。攻长社，先登。攻颍阳、缙氏，绝河津。击赵贲军尸北。南攻南阳守郢，破武关、峽关。破秦军于蓝田，至咸阳，灭秦。

项羽至，以沛公为汉王。汉王赐勃爵为威武侯。从入汉中，拜为将军。还定三秦，至秦，赐食邑怀德。攻槐里、好畤，最。击赵贲、内史保于咸阳，最。北攻漆。击章平、姚卬军。西定汧。还下郿、频阳。围章邯废丘。破西丞。击盗巴军，破之。攻上邽。东守峽关。转击项籍。攻曲逆，最。还守敖仓，追项籍。籍已死，因东定楚地泗水、东海郡，凡得二十二县。还守雒阳、栎阳，赐与颍阴侯共食钟离。以将军从高帝击反者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将卒当驰道为多。赐爵列侯，剖符世世勿绝。食绛八千一百八十户，号绛侯。

以将军从高帝击反韩王信于代，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击胡骑，破之武泉北。转攻韩信军铜鞮，破之。还，降太原六城。击韩信胡骑晋阳下，破之，下晋阳。后击韩信军于碧石，破之，追北八十里。还攻楼烦三城，因击胡骑平城下，所将卒当驰道为多。勃迁为太尉。

击陈豨，屠马邑。所将卒斩豨将军乘马钩。击韩信、陈豨、赵利军于楼烦，破之。得豨将宋最、雁门守囿。因转攻得云中守邀、丞相箕肆、将勋。定雁门郡十七县，云中郡十二县。因复击豨灵丘，破之，斩豨，得豨丞相程纵、将军陈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县。

燕王卢绾反，勃以相国代樊噲将，击下蓟，得绾大将抵、丞相偃、守陔、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浑都。破绾军上兰，复击破绾军沮阳。追至长城，定上谷十二县，右北平十六县，辽西、辽东二十九县，渔阳二十二县。最从高帝得相国一人，丞相二人，将军、二千石各三人；别破军二，下城三，定郡五，县七十九，得丞相、大将各一人。

勃为人木强敦厚，高帝以为可属大事。勃不好文学，每召诸生说士，东乡坐而责之：“趣为我语。”其椎少文如此。

勃既定燕而归，高祖已崩矣，以列侯事孝惠帝。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为太尉。